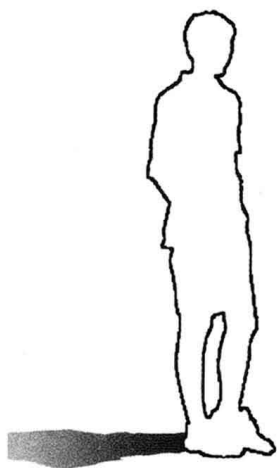


长篇影视小说

曹 嵩 作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裂 变

曹高
作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裂变 / 曹嵩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399-4306-0

I. ①裂… II. ①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2340号

书 名	裂 变
著 者	曹 嵩
责任编辑	姚 丽 赵 阳
责任校对	徐智瑾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金阳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250千
印 张	10.5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306-6
定 价	2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本作品由尚未拍摄的影视文学剧本略作改编而成，故很像剧本，但已不能称为剧本，因为剧本要求“呈现”，而本作品里面已经穿插了很多“叙述”。

《现代汉语词典》将“小说”定义为：“一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通过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环境的描述来概括地表现社会生活。”据此，本作品可归类为“小说”。

但本作品主要是通过白描和对话之“呈现”来再现环境、展开情节、塑造人物的，故称为“影视小说”。

本书的出版得到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范小青、江苏文艺出版社社长黄小初、江苏维世德律师事务所律师郭丽娟的帮助和支持，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曹嵩

目 录

一 引吭高歌小时候·····	001
二 电影梦和大学不上了·····	002
三 身陷囹圄·····	023
四 最后一次高考·····	052
五 婚姻陷阱·····	076
六 离婚·····	196
七 「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异常」·····	251
八 心灵的花朵·····	262
九 罪与罚·····	280
十 梦圆·····	326

引吭高歌的小时候

梁月鹏小时候和别的农村孩子一样，在半饥寒中成长。

幸运的是，那个年代，适龄儿童都有上学的机会，虽然趴的是土桌子，走的是乡间土路，但却个个都是小英雄，准确地说，个个都把自己设定成了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他们把冬日的田埂上的枯草点燃后，一手捏成手枪状直指前方，呼喊“冲啊——”，便你是“团长”我是“军长”地越过弥漫的“硝烟”，演绎着令他们神往的战争神话。

红领巾，红缨枪，在月夜下玩打仗。

绿单帽，绿柳枝，圆睁着眼一定要把鬼子歼灭。

歌声嘹亮，童声合唱：《学习雷锋好榜样》、《红星照我去战斗》、《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他们一看见邻村的村头用矗立着的两根毛竹挑着一面白色电影银幕，他们一听见毛竹顶端拴着的大喇叭响了，他们便夹起书包，免了回家吃晚饭，像野兔子一样直向那个村子飞奔，飞奔。

电影梦和大学不上了

正是盛夏季节。

随着菜下锅的“刺啦”一声，然后是搅拌的声音，土坯大屋内烟雾缭绕，隐约可见一个村妇——梁月鹏妈，在挥铲炒菜。

与锅灶没有东西间隔的堂屋的大桌边，脊背略驼的梁月鹏爸在剥着花生就酒喝。

堂屋那边被用篾席扎成的墙隔开了。

土坯墙麦秸顶大屋后面是一座土坯墙麦秸顶小屋，小屋的走向和大屋垂直，小屋的门开在紧对着大屋的山墙下方，小屋门正对着的大屋的墙上有一个小窗洞，此时炒菜的声音和油烟从里面冒了出来，部分进了小屋。

顺着油烟往小屋里看去，一边墙上有两个窗洞，每个窗洞跟前砌着一台土书桌，桌上摆着书本和笔，桌边分别摆着一张木椅子，另一边贴墙摆着一张床，床上两头分别有一个枕头，墙上开了一个窗洞，整个小屋虽粗陋却有一种学习气氛。

靠近门的土桌上放着小学语文、小学数学课本及教学参考书，旁边还有批改的小学生试卷。

靠里首的土桌上放着一本写就的方格纸，首页上写着：

电影文学剧本

伟大的单相思

编剧

梁月鹏

梁月鹏已经二十岁了，此时，他正踌躇满志，在做着电影编剧、最好说是电影剧作家的伟大梦想。他现在不在土坯小屋里，他和二哥梁月洲在同村好伙伴梁开化、梁开强家的土质披屋内。梁月鹏与梁开化，梁月洲与梁开化二哥梁开强，在双双快乐地谈话。

梁月鹏五官端正，斯斯文文，唇边长着茸茸的小胡子。他欣

喜地看了看梁月洲和梁开强，对梁开化：“开化，我二哥和你二哥好，我和你好，这样一辈子好合下去有多好，亲亲热热的。”

梁开化高兴地：“肯定好合一辈子，谁能拆散我们呢？”

这时，传来梁月鹏妈远来的喊声：“月——洲——月——鹏——，回——家——吃——饭喽——，月——洲——月——鹏——，回——家——吃——饭喽……”

梁月鹏对梁月洲：“二哥，回家吃饭了。”俩人起身走了。

实际上这是一个“家庭餐会”。

梁月鹏妈坐在土门槛上边吃边说话：“月鹏啊，你今年第三次考大学又没考上又不晓得着急，我都替你着急得慌，往下你怎搞？月洲当着民办教师，慢慢干看以后可能转正？……”

梁月鹏爸性急地吃着饭，连扒几口进了嘴里，一下子噎住了。

梁月鹏妈用筷子指了指旁边的篾席墙：“你大哥分家另过只顾得上自己的小家庭，你大姐二姐嫁在别的村子日子也只能将就着过，现在田里的弯腰活就指望我和月芹了……”

梁月鹏妹妹梁月芹坐在一边吃饭，听到此话便看了看只顾吃饭的梁月鹏，埋怨道：“我们天天在日头底下挨晒，给他左一年右一年复习！不怕丑，年年都叫我们在冈头上望着，只要戴一顶太阳帽回来，意思就是考上了。眼看瞎掉，还不是个光头！”

突然，梁月鹏笑喷了饭，大家都看起梁月鹏来。

梁月鹏忍俊不禁地用筷子指着大桌边又噎着的父亲：“爸吃饭太快了，总是急，一吃就噎住了。”

梁月鹏爸气急败坏地把筷子往地下一扔，对梁月鹏发怒道：

“你看这伢们！一粒米不挣，老子吃饭他还在旁边聒噪！”伸手往自己干瘦的胸脯上猛地一拍，“老子在大跃进大炼钢铁时候当中队长一呼百应，谁不听我管？我一声吆喝，都同龟孙子一样！你们谁能比得上我？”

梁月鹏又笑了。

梁月洲郑重地对梁月鹏：“别笑了月鹏！你下一步怎么办？是继续复习，还是去外面打工？我看你这路不好走。天马行空，好高骛远，想入非非，想到哪就是哪，还认为自己思维活跃、感情丰富……”

梁月鹏不乐意地低着头，继续吃着饭。

虽然梁月鹏大哥梁月国分家另过在父母、弟、妹的眼里有些大逆不道，有伤与父母、弟、妹的感情，但毕竟是一家人，再说，迟早也是要分家另过的，所以弟兄仨还经常聚在一起说说话。

这天，在梁月鹏家土坯大屋一端——梁月国家的门口，弟兄仨各自坐着一块板凳，其中梁月国安闲地抚拍着趴在他膝上的儿子。

梁月国习惯地闭起一只眼，像看破红尘似的：“各人自扫门前雪，爸也没本事给我们一个人盖三间砖瓦结构，我们各人都要靠各人自己闯了。”

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梁月国妻拿着刷锅把走出来，嘲笑地：“不怕丑，还自己闯，就闯出这个家？要不是我帮衬着你，你打光棍去！”

原来梁月国家连着山墙又造了间矮小的披屋，和正屋相通。

梁月国对着妻子笑了笑，听到屋内有婴儿哭声，起身进屋了。

大嫂泼辣、自私，但是能干事，不论是田里的活计，还是家务，在生产决策和身体力行上都强于或者勤于梁月国，当然重体力活除外。

更多的，是梁月洲和梁月鹏在他俩的土坯小屋内，有着便捷的语言碰撞和沟通。

梁月洲坐在自己的书桌边，激愤地对梁月鹏：“我每月的工资大部分都给你去复读了，昨天我还在听开化讲你这一年在光明复习，有三个月时间是晚上看电影，白天写剧本，要先有立足点才能写……”

梁月鹏坐在自己的书桌边，被刺激得脸涨得通红：“我是花了一段时间看电影写剧本的，其他大部分时间我也努力了，吃过早饭头就昏昏沉沉的，不知道怎么搞的，没对上劲。”

梁月洲语气和缓了一些：“我也不是说你花了我多少钱了，你要是能考上大学，就剩我一个了，我们家就好办了。刚才大哥已经挑明了，他是管不到我们了。你可晓得？”

梁月鹏：“我晓得。”

这时，传来梁月鹏妈的喊声：“月鹏，月鹏，有你的信。”

梁月鹏奔出小屋，梁月鹏妈正通过小屋门正对着的大屋墙上的小窗洞递着一封信，梁月鹏接过信，看了一下印着“江汉电影制片厂”字样的封面，惊喜道：“江汉电影制片厂，肯定是高子丹写给我的！”然后迫不及待地拆信封，边拆边说，“二哥，高子丹给我回信了！”打开看了起来。

是一张江汉电影制片厂的信笺，是一行行龙飞凤舞的文字。
梁月鹏同志：

你好！来信收悉。你有志于电影创作，并不畏世人的冷嘲热讽，我十分感动，并衷心祝愿你早日取得成绩。

电影创作是一项异常艰苦的劳动，有成千上万人在这个领域里奋斗，但成功者却屈指可数，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扎扎实实地学习、创作，一步一个脚印地提高，不要有一鸣惊人的想法。“有志者事竟成”，我相信你会成功，因为我从信中看出，你已醉心于这个事业，并是个很有志气和有一定文字基础的年轻人。

我实在太忙了，做你老师恐怕不能胜任，但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会尽力的。

致

礼

高子丹

梁月鹏喜不自禁，觉得自己电影剧作家的梦想已经实现了，真想逢人就说，遇人便告：“著名电影剧作家高子丹给我回信了！说我‘很有志气’，还‘有一定文字基础’，这还得了！我成功啦！”他跑到堂屋急促地告诉了爸妈，又立即拿着信去给亲如兄弟的梁开化看。

梁开化看完信，高兴地说：“月鹏，你行！你就找高子丹，一部电影打响就行了！”然后理智地，“你那《伟大的单相思》只是以你为原型，反映你高中时期如何爱上初中的一个小女生，她也不知道你，你就是一个劲地单相思，而且得知她学习成绩不行就感到难受，想帮助她，这都是心里想的……”

梁月鹏微笑得合不拢嘴：“你文学书比我看得多，你讲得很好，你在江汉师范学校见识得广。”

梁开强干活回来，把锄头靠放在披屋一角。

梁开化只管讲自己的：“你这想反映什么呢？我也搞不清楚，你可以送去给高子丹看看。”

梁月鹏太激动了，还没给自己大哥看呢，又赶快拿着信来到打谷场上。此时烈日炎炎，梁月国正头戴草帽，脸上滴着汗在翻晒刚脱粒的稻谷。

梁月鹏把信递给梁月国，喜不自禁地：“大哥，这是高子丹写给我的！”

梁月国停下活计，接过信看起来。

梁月鹏急切地等待着反应。

不一会儿，梁月国却漫不经心地闭起一只眼，把信还给梁月鹏：“你得了这封信能怎样呢？高子丹也没向你保证什么，只是凭一时感觉舞了一通，你就把它当做圣旨了？”

“月鹏，月鹏，”随着喊声，梁月鹏妈快步走来，手里又拿着一封信，“你考上大学了！你考上大学了！他们讲这是大学通知书！”

梁月鹏手里夹着的是江汉联合大学的信封，他激动地看着信，等看完了，却兴致不高了。

梁月鹏妈急切地望着梁月鹏：“怎么说的？”

梁月国也疑问地望着梁月鹏。

梁月鹏：“是自费的，一年要交学费两千，三年，英语系大专。”

两天后的一个夜晚，堂屋内，大桌上的煤油灯散发着黄晕的光，梁月鹏的自费英语系大专上不上的问题在这里既郑重又简单地作出了答案。

梁月鹏妈思量着：“月鹏哎，现在这个学你上不起，一年两千，三年要六千，我们就是靠借债，再变卖变卖，硬供你上学，你二哥的亲事就歇火了。现在人家倒愿意给你二哥说媒，三间砖瓦结构一盖好就能结婚……”

梁月鹏：“这学校我不上了，无所谓，什么歇火不歇火的。”

梁月洲埋着头不吱声。

梁月芹刚洗过澡，端着大盆水从里屋出来，走到大门外“哗”地泼掉。

梁月鹏爸并不沉重地：“我的乖，六千，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

么多钱。上这学成仙哪？在家做个二亩田，再养两头猪，喂一窝鸡，有吃有喝的，还能娶不到媳妇儿啊？”

梁月鹏“扑哧”一声笑了：“我怎么可能在家做田呢？在外面讨饭我也不会在家做田。”

梁月洲也笑了：“人家心思有多大？叫人家在家做田？”起身出去了。

第二天，梁月鹏便去了县招生办，把录取通知书递给一位工作人员：“这是江汉联大的录取通知书，我现在退给你们以后再参加高考就不会有问题吧？”

工作人员：“不会。”接过通知书，“你不上，有人上。”

大学录取通知书就这样因为经济拮据拱手送出去了，这可是一个农村青年求职就业、跳出农门、改变一生命运的难得的机会呀！别忘了，这时候还包分配呢。

梁月鹏和他的父母哪里知道这些？对于梁月鹏来说，这根本就无所谓，这正好能考查自己面临困难有没有勇气，遇到挫折是否大义凛然。

农村的早晨是美丽的，农村的早晨也是忙碌的。

远远望去，那美丽的田野，旭日东升，田间点缀着劳作的农民，其中有人在驾着牛耕田。

梁月鹏家土坯小屋旁边长着树木、杂草和庄稼，其中两棵大树上方之间搭了一根横木，横木往下吊着一对铁环。小屋内，一对公子梁月鹏和梁月洲还在熟睡，阳光早已射了进来。

梁月鹏醒了，起身，穿着裤衩就出去了。

梁月鹏来到吊环下，一纵身往上蹿，抓住，拉了几个，又挣扎着拉了一个，落了下来。这时候，梁月国夫妻在围墙残缺的蹲坑边淘大粪。

小屋内，梁月鹏进来，推了推还在熟睡的梁月洲：“二哥，可有钱？给我五块钱，我去一趟省城，去找高子丹，再到开化那里去玩玩。”

梁月洲迷迷糊糊地：“语文参考书里夹着有五块钱。你找高子丹干什么？”

梁月鹏过来翻开语文参考书，果然有一张伍圆币，欣喜地拿起，又看到旁边有一个崭新的上面印有“光明县下马乡教育委员

会赠”字样的公文包，欣然启齿：“你这公文包给我用一下。”

梁月洲已起来，坐在床沿愣神，不介意地：“你拿去。”

梁月鹏把手写稿《伟大的单相思》插入公文包里。

梁月鹏穿着整齐，趿着拖鞋，拎着公文包，穿过后园，向不远处的两边是树、行驶着汽车的公路走去。

在淘大粪的梁月国妻收回看梁月鹏的目光，笑嘻嘻地对梁月国：“月鹏这样子就像十八级大干部一样，大学考不上还文屁冲天的。”

梁月国：“他不是考上了吗？没钱上。”

梁月国妻：“那考的算什么大学，还要自己交学费。”

梁月国：“他分数要再高几分就是公费了。”

梁月国妻不屑地撇着嘴，故作担心地：“我看他们怎搞哟？两条汉子，家里穷得叮当响！”

梁月鹏来到下马汽车站乘车，突然有人喊：“月鹏，过来一起吃早饭。”说着走来一个男青年。

梁月鹏：“哟，老五，你在这干什么？”

梁老五拉着梁月鹏就走向旁边的一个早餐小卖部。

早餐小卖部里，生意兴隆，梁老五老练地：“油条、包子你自己拿，吃过你先走。”

梁月鹏疑惑地坐下，吃了起来，然后吃完，看了一眼也将吃完的梁老五，梁老五大方地一摆手，梁月鹏便直接走了。

一辆公共汽车停在站前。乘客蜂拥地往车上挤。

梁月鹏挤在外围。

梁月鹏看见前面一乘客的胸部口袋里的东西被掏。转眼又看见是梁老五掏的，然后梁老五若无其事地挤出人群。

梁月鹏拎着公文包来到江汉电影制片厂大门口。

大门是两扇大铁皮门，闭着，其中一扇上切割出一扇小门，此时只有这一扇小门开着。

梁月鹏往里看了一眼，又徘徊起来，心里在告诫着自己：“要鼓足勇气，要真诚，高子丹是剧作家，又是厂长，要喊‘高厂长’。”然后走近小门门槛，又犹豫了一下，接着跨了进去。

一个高个子男人推着自行车走来。

梁月鹏走上去，紧张地：“请问，高厂长在吗？”

高子丹热情地：“我就是。你是……”

梁月鹏惊喜地：“我是光明的，给你写过一封信，我姓梁。”

高子丹：“噢，你好你好！有事吗？”上下打量了梁月鹏一眼。

梁月鹏从公文包里掏出《伟大的单相思》递给高子丹，真挚地：“请您指教！”

高子丹接过，随手翻了一下，鼓励了一句：“不容易。”又合上，“我看看吧。”然后看了一眼梁月鹏穿的拖鞋，和蔼地，“要严肃一点。再见。”

梁月鹏感到有些意外地：“再见。”恋恋不舍地望着高子丹把《伟大的单相思》放进自行车前篓，提车出了门，跨上车，转弯驶去……

梁月鹏又来到江汉师范学校，看了看“江汉师范学校”的门牌，走了进去。

梁月鹏找到了梁开化，现在在熙来攘往的江汉师范学校食堂里，梁开化在打饭给梁月鹏吃呢。

梁开化热情地端着两份饭菜来到坐在餐桌旁的梁月鹏对面，给梁月鹏一份：“吃吧，饿了吧？”

梁月鹏感激地：“是有点饿了。”看了看周围熙攘的学生，“我真有点羡慕你们。”吃了起来。

梁开化：“明年毕业我们农村来的想留县城恐怕都困难，留省城更是不可能。”边吃着。

梁月鹏瞟了一眼悠然来去的女学生，笑嘻嘻地：“你们学校女学生很漂亮哎，又水灵。”

梁开化微笑地：“师范学校女生多，有几个长得很好。”

梁月鹏：“你怎么不谈一个？”

梁开化：“我老土，父母亲又都去世了，家又穷，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一个村子。唉——，我个子矮了一点。我要是有你这个子，我就有自信心了。”

梁月鹏：“个子无所谓吧。”

梁开化很热情，带着梁月鹏爬山，领着梁月鹏漫步湖畔，偕着梁月鹏逛省城大街，把牙膏给挤好，递给梁月鹏刷牙，晚上在

宿舍架子床上，他俩酣睡在一头，亲热地脸对着脸……

梁月鹏感觉很好，有吃有喝有玩的，一分钱不用自己花，又满怀着剧本成功的希望。但他就是不想想：这往下的路该怎么走？不能老是吃人喝人的，这剧本有成功的希望吗？实际上一点希望都没有。他整个儿实际上是一个糊涂蛋，自欺欺人，痴心妄想，但他不认为是痴心妄想，而是伟大理想。你如果说他是痴心妄想，他会认为你很庸俗，没有抱负，没有人生目标；你如果执意说他是痴心妄想，他会认为你庸俗得有如行尸走肉一般，只知道动物般地吃喝，没有精神领域的超越和升华。但话也得说回来，正是他对自己剧本的错觉，使得他在业余剧本创作上将会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还得补充一下，你如果说他是业余创作，他可不愿意听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搞专业创作，什么业余不业余的，难听。这就是我们的阿鹏。

梁月鹏从省城亢奋地回到家里，像是凯旋的战士一样，对梁月洲说：“五块钱玩了两三天，就花个来回路费钱。”

梁月洲坐在自己的土桌边一本正经地批改着作业：“你不都是花的开化的钱？在他那吃在他那住。”

梁月鹏：“前天早上我刚到下马，我们村老五就把我拉去吃早饭了，油条、包子尽吃。”

梁月鹏又来到大哥家门口，夸夸其谈自己这两三天的所见所遇，梁月国并不以为然，而是习惯地闭上一只眼，漫不经心地说：“老五他们现在在车站坐窝，偷到钱也要给车站一点好处。你把剧本交给高子丹了？”

梁月鹏兴致勃勃地：“是的，他说‘不容易’、‘我看看吧’。”

梁月国：“月鹏，你不能指望高子丹哎，你要生活哎。”

梁月鹏兴致受挫，不满意地：“不都在生活嘛，天天就是生活、生活。”

梁月国转而斥责地：“你就是一根筋，八匹马都拉不回头！你还不懂我讲的意思！”

梁月鹏激愤地：“不就是没钱嘛！我也不想问你要钱！”转身走了。

冬天是农闲季节，但也是兴修水利的季节。只见田野里，人

们纷纷拿着工具向一个插着一杆红旗的地方涌去。

一条偌大的塘堤上，梁荣光村长站在红旗下，手执无线电喇叭在讲话：“今年冬天，啊，我们梁园行政村坚决响应乡党委乡政府的号召，啊，扒几口标准塘，为明年的水稻丰收打下，啊，什么灌溉基础。我现在站着的这个梁园自然村的大弯塘，啊，是个葫芦嘴，这个葫芦嘴说起来是个葫芦嘴，啊，实际上可不小。”

有人笑了一下。

梁荣光得意地：“经村委会研究，啊，我们决定建一条大堤，把这个葫芦嘴隔开，啊，这样这边就变成了一个方形的标准塘。好，我的话完了，大家开始干吧！”

群众纷纷干起来。锹在挖土。土往网兜里送。扁担从地上被抄起来。扁担上肩。俩俩合抬着一大网兜土走去。

梁月鹏在前，吃力地和一个胖墩墩的中年妇女抬着土走，中年妇女照顾地把扁担上的网兜绳往自己跟前抹了抹。

梁荣光走来，笑嘻嘻地看着梁月鹏：“这不是大学生吗？来抬大土啦！”

梁月鹏脸刷地红了，难受地看了一眼梁荣光，吞吞吐吐地：“是是，来抬大土，边在家复习边抬大土。”

梁荣光看着梁月鹏吃力地走去，又得意地把喇叭送到嘴边：“我们梁园自然村要带个好头，啊，我梁荣光就是梁园的嘛，啊。这个，知识分子要跟工农群众相结合嘛，啊。这个这个，毛主席他老人家生前讲过嘛，这个，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啊。我们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嘛，哈！哈！哈！”

抬着土走着的梁月鹏满脸的气愤。

梁荣光快乐地走着，继续对着喇叭：“梁月鹏，梁月鹏请注意，梁月鹏请注意，请你让女同志抬前头……”

因为网兜绳靠近中年妇女，梁月鹏个子又明显高于中年妇女，这样土的重量明显偏在中年妇女一边。

梁月鹏听到喇叭声，神经质地回头看了看，赶紧歇下，和中年妇女换过来。

梁荣光注视着：“很好，很好。”这时有一个面相强悍的小伙子走过来。

梁荣光放下喇叭，殷勤地：“小李晚上不要走了，今晚菜在我